



“小提琴三女神” 金秋汇聚上海

安妮-索菲·穆特今晚引弓

**家人**

目前世界上出场费最高的中生代独奏家之一小提琴女神安妮-索菲·穆特，今晚将在东方艺术中心亮相。此外，占据“20世纪十大女星”小提琴家榜首的维多利亚·穆洛娃及德国最年轻的客座教授茱莉亚·费舍尔也将登上东艺舞台，三位小提琴女神汇聚上海艺术节，光彩熠熠。

13岁就得到指挥大神卡拉扬青睐的安妮-索菲·穆特，以激情四溢、狂放不羁的演奏风格著称。年少轻狂时，她在表演节奏问题上竟然与卡拉扬发生争执，后者最后还妥协了！这更使她声名鹊起。她才华耀眼、个性张扬、性格强势，但舞

台上的衣着风格却极为女性化——低胸、露肩、合体，整体艳丽、风格性感。成为小提琴女神，正是因为她开创了“性感且古典”的严肃音乐时代。此番，是她第5次登上东艺舞台，演奏的曲目是《莫扎特：第35号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等。

首次访沪的茱莉亚·费舍尔早已蜚声古典音乐界，她11岁时就荣获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大奖，曾获得梅纽因的亲授。她获《留声机杂志》“年度最佳音乐家”称号时，对手包括阿巴多、巴伦波等前辈。她还是罕见的钢琴、小提琴双栖明星。23岁时，她就成了法兰克福音乐学院教授。在18日举行的上海音乐会上，她将演绎德沃夏克、舒伯特、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奏鸣曲。她表示：“每个作曲家都是具有多重情感

的，因此这些音乐都是相通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些情感。”

稳居20世纪十大女性小提琴家榜首的穆洛娃，1959年出生于俄罗斯莫斯科近郊。1975年她16岁时，获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1981年，她获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1982年，她又获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组冠军，从此轰动国际乐坛。因对不加修饰的本真演奏深感兴趣，巴赫作品一直是穆洛娃演奏的重要部分。作为东艺跨演出季策划“巴赫计划”的压轴戏，她将于11月与意大利拜占庭学院古乐团一起为沪上观众带来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包括维瓦尔第和巴赫的数部小提琴协奏曲。

首席记者 朱光



安妮-索菲·穆特

茱莉亚·费舍尔

维多利亚·穆洛娃

安德拉什·席夫昨晚在演奏中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昨晚献艺申城的匈牙利钢琴演奏家席夫： 我只是作曲家的仆人

**课堂**

激越、哀婉、灵动、深情，将丰沛情感熔于一炉的匈牙利钢琴演奏家安德拉什·席夫，昨晚与指挥安德鲁·曼泽合作，在北德广播爱乐乐团的伴奏下举行了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首场古典音乐会，连绵不绝的掌声，是观众最热情的回馈。

毕业于李斯特钢琴学院的席夫是巴赫的权威诠释者，而这次他选择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皇帝》。演出前，他透露了对贝多芬的崇拜以及为何要选择这首曲目的原因：“贝多芬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位伟人，不仅在音乐层面上如此，在人类的精神状态上也是。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熟知他的伟大。”席夫分析道，《皇帝》是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体现了其人生的挣扎——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很不理想，日渐耳聋。因而，席夫认为该曲目其实展现的是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人生观，“象征的是人类精神的胜利，而且饱含着深切的爱与诗意，不单纯是英雄主义。”他坦

言，演奏之前做了很多功课，“我追溯源头，包括阅读手稿、去图书馆研读相关资料。”对于自己头上的光环和荣誉，他不以为然：“我并不是一个创造者，贝多芬是。我的演奏，首先要呈现的是对创造者的尊重。我只是音乐本身以及作曲家的仆人。”他补充道，“写在纸上的音符并不是音乐，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这些音符呈现成音乐。”

他在20多岁时首次弹奏《皇帝》，“当时弹得糟糕极了，虽然我明白贝多芬想要传递什么，但我没办法把它演绎出来。这部作品需要有年龄的积淀才能演绎好，因为其中有着深刻的哲理——你当然不希望一个小孩在那里教你人生哲理，而应由被时间冲刷过的人来演示。”

巴赫是席夫心目中的神，“我每一天都要弹一些巴赫的作品。”最近他又重新录制了一遍巴赫的作品：“人生的阅历和演奏经验丰富后，我的理解也更深了。这是多层次的，包括结构处理、表现方式等等。我年轻时可能更注重细节，而现在，我能看到伟大作品谋求的蓝图与格局，并将其演绎出来。”

首席记者 朱光

以内敛打动内心

——北京人艺版《樱桃园》观后

**道看**

中国戏剧舞台上，再也没有哪个版本的《樱桃园》在形式上比北京人艺李六乙导演的更“内敛”了。参演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话剧《樱桃园》正在美琪大戏院上演，观众在感受其“内敛”风格前，应先充分预习契诃夫的原著，并说服自己进入无限静默的戏剧环境。

舞台呈现 拒人千里

该剧的舞台呈现，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几十名身穿素白色服装的演员仿佛身处一个巨大的素白色喇叭口里——景深处收口，台口处扩张，靠近收口处还似乎堆出了一个小丘。克制的颜色使用，使得整个舞台隐

约显出深浅不一的各种白：纯白、米白、灰白，最深的颜色也只是米色和浅灰。台上横七竖八倾倒下椅子，正中央一方深色地毯是白茫茫中的最大“亮色”，它象征着真正的舞台。有台词的演员会走向前表演，其他演员则退居各个角落，就连主角之一濮存昕也时常在一旁站成一棵树。演员全程都在戏里，如同人们永远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下台”一样。

导演紧贴甚至放大了契诃夫“戏剧隐匿于生活流中”的表现手法，极力避免角色之间的互动，就连演员说台词都不看对方，几乎只面向观众。演员的表演同样克制，极力将澎湃的情感压抑至平静如水，他们表演的感染力绝不会辐射到观众席。还有那么二三分钟，全体演员不说不动，犹如木头人……

观众评价 两极分化

该剧此前在北京演出时，评价呈两个极端，就像濮存昕在开演前就曾预料到的，“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会很不喜欢。极具风格化的作品必然会有争议，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怎样表现才能更贴近契诃夫的真实表达。”

面对观众反响，导演李六乙表示：“每个时代对契诃夫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每个时代的观众也有自己的审美趋向。即使是同一时代的人，观剧体验也有巨大差异，所以我不会担忧‘观众的理解程度’，不会为迎合而刻意，而让观众自己去判断、选择、思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尊重。”

排《樱桃园》，李六乙等了30年，在他看来，契诃夫作品中的超前意识未必能在那个时代被理解。30年，李六乙就在等待着契诃夫时代的到来，等待他心目中的柳芭芙（卢芳饰）的成熟，“要在平静中展现内心的情感迸发，需要相当的功底和阅历。早在30年前，在卢芳还是小女孩时，我就看到了她身上柳芭芙的影子，如今她已成了那个‘叶尔马拉耶·阿列克谢耶维奇’心目中的女神。”

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唯有充分预习契诃夫《樱桃园》的原著，才能入戏。

首席记者 朱光 本报记者 朱渊



北京人艺版《樱桃园》剧照